

家有萌宠

□ 董月光

扁扁,加菲猫。大扁脸,塌鼻子。因此,我为它取名“扁扁”,它很丑,可是很温柔。我是畏猫怕狗之人,然而女儿坚持要养猫咪,我爱屋及乌,只得硬着头皮接受。开始时,我连正眼都不想瞧它一眼。没料想,才几个月时间,扁扁已经走进我的心里,成为我们家庭一份子。

它四方脸,骨溜儿圆、乌黑的大眼睛,倍儿有神。去年四月入住我家,来时才五个月大。浅咖啡与雪白相间的毛毛,好柔软。

这只猫,很喜欢舞文弄墨,假装有文化。一清早,吃饱喝足,先去报纸堆,翻阅新民晚报、每周广播电视报、上海老年报……然后纵身跳上我的电脑桌。我电脑桌,是扁扁的最爱。笔筒里的水笔和笔芯,对它而言就是玩不腻的玩具。

一日,我的老花镜找不到了,急得我团团转。我不假思索判断是扁扁惹的祸,找遍沙发下、餐桌上、矮柜下,甚至冰箱下面也没有。恰巧,它又赖在我电脑上,我很生气,轻喝道:“下去!”它纵身一跳,倏的,好像前腿瘸了似的。它抬头见我惊恐的样子,继续摆着瘸了的姿势,拐了两步。吓得我赶紧去取它最爱的猫饼干,看它是否能吃东西。孰料,它一闻到猫粮的香味,使劲儿扭动着肥硕的屁股,轻松地迈着走T台的步子——

花弄草

□ 曹乾石

也许因为它和平凡低廉的“葱”沾亲带故,所以被专家们从“花草四雅”这个鼎盛家族中开除出去,不属于奇花异草之列。但是,我对葱兰有着特殊的情感。记得八岁那年夏天,我爬树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小脚红肿得像萝卜似的,十分疼痛。懂得一点民间草药秘方的外公,就在阶沿的篱笆脚下拔起几棵绿色的葱兰,洗净后和丝瓜叶一起捣烂,然后加进冰片及麝香,热敷在我的脚伤处。鬼使神差,没到医院打针吃药,不几天伤脚竟然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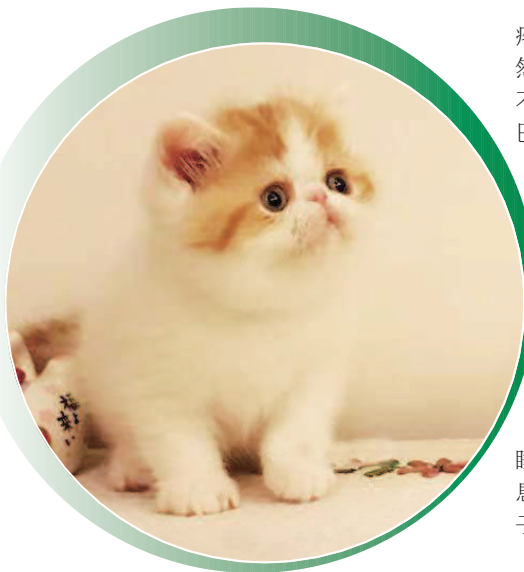
退休以后,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对葱兰倍加爱怜。今年仲春,学校的花匠清理花圃,精心地为虞美人、牡丹、玫瑰、海棠等“朱门醉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的名门“闺秀”施肥浇水、拔草理枝,却把一簇簇葱兰视野草草地清理出了花圃,扔在路边。

□ 陆明华

退休之后,当初几年或十几年还算“身强力壮”,常外出旅游观光,或就近登山锻炼。到了现在,身体多有不适,户外活动减少。蜗居在家,要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以弥补运动量的不足。洗碗是一个手、脑、脚并用的活计,运动量虽然不大,但积少成多。这洗碗的乐趣,趣在家中闲不住,乐在杯盘碗盏交响中。

别看洗碗是个小活,一日三餐,顿顿得洗。遇上改善伙食,几菜几汤,锅碗瓢盆摆

老来甘当“铲屎官”



没事!大口享受美食去!

没一会儿,先生说:“老花镜找到了!”他铺床时,发现床和床边柜夹缝里有样东西,仔细一看是我眼镜。

我忙着去向扁扁道歉:“对不起,扁扁,冤枉你了!”它正在晒太阳,褐色的大眼睛无辜极了,扭头朝我看着,好像说:“没事的,安啦!您老找到就好!”一副很大度、不记仇的模样。

扁扁很憨厚。有一次女儿走路不小心踩到它的尾巴,硬是踩下一缕棕色的毛,它

疼得跳起来,但只是“喵”的惨叫了一声,依然一副憨憨的样子。我埋怨女儿怎么那么不小心,说着说着,我居然也踩到扁扁的尾巴,心疼得不行。它跳将起来,又惨叫了一声,坐下望着我,好像说:“小的知道您老不是有意的,别太自责了!”一副好脾气。女儿说有的猫咪会龇牙、咬主人,我们家扁扁绝对不会。

以前,它讨厌在我们老两口房间的窗台上晒太阳。现在,每天到八点钟,它就在你面前摇头摆尾:“喵,时间到了,快点抱我晒太阳好吗?!”

它晒太阳时,很是享受,眯缝着眼睛,半睡半醒。偶尔睁开眼,定神注视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它还对停飞在我家晾衣架上的鸽子和小鸟情有独钟。

扁扁最神奇的是,居然有安神镇静之功效。前段时间,先生头晕、牙疼,麻烦事儿不断。我血压原本就不低,也凑热闹似的“蹭蹭”地长。我俩去医院,忙检查。但只要我暇时抚摸一下这只淡定、优雅的扁扁,望着它清澈的眼神,顿觉心如平镜。

如今,每天清晨,我准时进客厅,扁扁伸展腰腿,迎接我,伴着我的脚步,亦步亦趋,看着我这位“铲屎官”给它铲屎。接着它紧贴着我,待我倒好猫粮,它就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之后,心满意足地跳上沙发,让我梳理它的猫毛。

猫咪是人类的朋友,我这才顿悟。



只白蝶在绿叶中间翩跹,十分娇美。我惊呆了,这花草中的“凡夫俗子”,曾被人从花圃中清除的葱兰,开花时竟是这样漂亮,撩人情怀,使人一见倾心。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久,小白花凋谢了。葱兰,尽管它一年中短暂的黄金时刻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孤寂冷落地度过了,但它没有怨言,它有自己的慰藉,在露珠还在闪光、大地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的黎明,在云破月来花弄影的良宵,它默默地吐露着芬芳,为庭院增添恬静的气息。

旅行笔记

□ 钱红春

虽说如今老人出游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像以往可以“抬脚就走”了。旅行社为避免承担老人出游的风险,对我与老伴这样“奔八”的老人,一般都要要求提供近期的体检或健康证明,有的还要家属签字认可,甚至要求儿女陪同——出游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不过,我与老伴近年来乘邮轮出游,却无此烦恼。

一般的邮轮都配备了医务人员,游客在邮轮上突发疾病或意外受伤,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所以乘邮轮出游,非但没有年龄的限制,老人还能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服务。

邮轮上每天的活动安排都会通过电视或小报向游客预告,不用像陆上旅游要步步紧跟导游。邮轮上的活动范围虽然远不及陆上,但各种娱乐及健身设施等也是一应俱全。可容纳数百人的剧场每晚都有演出;免税商场也是琳琅满目。用餐就更方便了,大大小小的餐厅除了一日三餐,还有上午茶,下午茶及夜宵。另外还有酒吧及咖啡馆、游泳池与健身房等。

邮轮收费的差别主要在于房间。最好的是豪华房,一般设在邮轮的高层,面积大,位置好,设施最为齐全,房价也是最高的;其次是甲板以上的阳台房,如同陆上宾馆的标准房;再次是海景房,房内靠海一边是扇很大的全封闭玻璃窗,站在窗前,海景一览无遗;最后是内舱房,面积小,临海也只是一扇透光的封闭小圆窗,视野有限,收费最低。以我的体会,海景房及内舱房因在甲板以下,晃动幅度虽小,但通风不畅,不太适合老人。豪华房因处于邮轮高处,稍有风浪,便晃动不止,且价格也贵,也不适合我等平时走路都得“火烛小心”的老人。比较起来阳台房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乘邮轮出游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手机信号不畅,特别是在公海,要通过收费较高的卫星传输;二是邮轮上虽然设施齐全,但缺乏陆上旅游“一天一个样”的新鲜感;三是登陆游览时,为时间及费用所限,只能是港口附近的“浅度游”。

旅行社对老人出游的限制,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是对老人安全的负责。作为老人,无论选择怎样的方式出游,都要量力而行,门槛再低,也不可贸然为之。

不妨试试乘邮轮

乐在杯盘碗盏交响中

起来小山一样,且得洗个把小时。不过,工作一辈子,从没打过退堂鼓,现在退缩,岂不让老伴笑话?

洗碗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谁都知道,洗涤槽的面积大于旁边的搁物架。要想把满槽的碗筷碟子、特别是请客后堆积如山的脏碗筷洗好后放进架子里,真得费一番思量。我的经验是先大后小、先长后短,见缝插针地摆放。那样一则给洗涤槽腾出了更大的地盘,二来让搁物架能容纳更多器皿,使有限的空间得到利用。

一个家庭不管人多人少,一餐下来,杯

盘狼藉,残渣满桌。洗碗的乐趣,还像打扫战场一样,要求把厨房和餐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对厨房各种器具的购置和摆设进行了合理地规划,为洗碗提供了很好很便利的条件。进入具体操作时,首先对当天餐桌上的剩菜剩饭加以合并,不能再食用的倒掉;然后按锅碗瓢盆大小顺序逐一清洗,归放原位;最后再清理洗碗池中的“残渣余孽”,清扫地面的水渍和灰尘,使整个餐厅、厨房恢复原貌。这洗碗的乐趣,趣在如临战场,乐在胜券在握。

冬去春来,退休多年。从工作为主的快车道转到休息为主的慢车道来,洗碗,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重要的是,我从中找到了一些生活的乐趣。